

送子升學記

楊文度

本人婚姻未經戀愛階段，亦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因偶步入教堂聽道，在短時間內，在古老的開封城內，進行了人生一項決定性的節目，此卅年前之往事，殆亦緣份之結果也。

從此，兩口就建立起小小家庭，面對現實生活，生男育女。婚後纔數年，便遇到抗戰軍興，整整八年頭，携妻挈子，東奔西跑，飽嘗了戰時不安定的滋味。嗣於勝利後，前來臺灣，一口氣就住在臺北十八年，並且不知還要繼續多久，其固定之情調，恰恰與抗戰期間之多變，成了一種相反對照。

迄今，這一個不斷在時代洗禮中的家庭，已有兩個兒子與三個女兒，均已相繼長大。長子年過卅，所受教育不多，但已自食其力。長女及次女轉眼已各成爲有三個小孩的母親，終日辛忙。彼等夫家，均屬薪津階級，景況平常，但因都住在臺北市內，可以時常會聚，尚不覺寂寞。最小的一女，亦已十七，留伴家中，偶尋手紅作業，以充零用。次男即本篇所云升學之子。

渠於本屆高中畢業後，經由校方保送海軍官校，並於本月（六）十四日上午，乘火車赴左營報到。是日臺北細雨濛濛，益增別離之感。回憶此子所受教育，小學在臺北古亭國校，初中考取建國中學，一時會爲親友所欣慰。不料在有名學校，而成績反見差，以致未能直升高中部，改入私立強恕中學。這一段學業，自然不免受年來升學競爭劇烈的環境及惡劣學生風氣之影響。其問予家庭以困難與煩憂，自爲父母者所同體會。益以渠癖氣甚燥，血型爲B，平日教誨，原感棘手，單憑寬嚴，猶不足用，似尚需運用若干處理技巧，方保平安。

現幸渠於完成高中學業時，得入海校繼續攻讀，不獨可免受投考其他大學可能失敗之打擊，且聞海校之設備、師資、課程、學位、深造、就業等各方面，均不亞於各國私立私立大學，且可免受學費等之負擔，私心因之稍慰，第念四年相隔，朝夕不能相見，不無掛念，如有所失。故當汽笛嗚嗚而鳴，車輪轉動，揮別目送之頃，不覺老淚之盈眶也。遂爲之記。

我的另一半

葉于鎬

本文作者葉學長最佳的另一半，在葉兄的至情流露生花妙筆下，使一位完美的女性，躍然紙上，似可獲得「最佳妻子」的榮譽。編者素與葉學嫂熟稔，甚了解其言行，葉兄所述確係事實，特爲證明。唯吾其他交大校友所擁有的最佳的另一半，能使我們敬仰與學習者必大有人在。希望大家不吝公開畫眉之樂，也寫寫「他的另一半」，勿讓葉兄伉儷專美於前。

編者註

「葉，給育臺沖杯奶粉，把冰箱裏的水果拿給他吃，還有別忘了他的維他命丸」，妻一連串的命令：「我上街去買麵包，明天育臺要帶去學校吃的，如等我回來再沖奶粉，恐怕太晚了」

「妳整天只想著孩子，怎不想著我呢？」我頗含酸味的抗議，一半也是和她開玩笑。

自從三十四年到臺灣後，一直住在虎尾、蘇澳等偏僻的鄉間，爲了讓兩個孩子進入較好的學校，忍痛使他們都遠離身邊，妻雖然時刻惦念著他們，但幾乎全部時間都在招呼著我的生活，及至遷來高雄後才將在臺北師大附中已讀到高二的孩子設法轉來省立高雄中學，雖然覺得雄中不如師大附中，但孩子留在身邊可以時加照顧，比較放心些，於是自那時起妻的注意力乃大部份由我身上移轉到孩子身上了，現在家裏雖有三個人，但經常仍多是鴉雀無聲，顯得冷靜寂寞，所

以一有機會就開玩笑輕鬆一下，以調和沉寂的氣氛。「剛吃完晚飯時我就告訴你冰箱裏有水果，你自己不去拿嘛！難道還要我餵……」

「那樣味道會更甜些」，我不等她說完，就又接上去。「去你的，好意思」！她笑着，還斜了我一眼。「買麵包何必自己去，找門房的工人騎車去多快」。「已經麻煩人家幾趟了，怎好意思老找人家」。「那我去好了，妳在家歇歇」，妻一直忙著廚房的事，雖則菜的樣數不多，雖則廚房內已改用煤氣爐，比從前方便省事得多，但這應熱天，守在廚房火爐邊，總仍是相當辛苦的。晚飯時候原是全家人能够聚在一起的最歡樂時間，可是妻每因在廚房做得太累，胃口倒了，不想吃東西，常常只是坐在桌旁看著我和孩子吃，不時的問菜的味道好不好，如果告訴她說

好吃，並能多吃些，她就高興得忘了一切疲倦，如果看我們吃得不多，她就愁眉不展，等到我們飯快吃完時，她休息得差不多了，胃口稍微恢復些，才勉強吃一點，晚飯後她還要忙一陣瑣碎雜事。

「看你那樣子也很疲倦，並且剛才你又嚷着胃部不舒服，還是在家歇歇吧！」妻永遠那麼體貼，一大專聯考還有半個月就到了，育臺在溫習功課，也許有問題要問你，你留在家裏陪他吧！」當然不能只顧我而忘了孩子，我心裏雖每每興起一股妒意，但回想這些年來兩個孩子都不住在家裏了，妻祇照料我一個人，現在孩子好不容易住在家裏了，還能不多關心些，再說育臺學校畢業考試考過後，很快已拿到畢業證書，下月如托祖宗蔭庇考取了大學，立刻就須入伍接受軍訓，軍訓結束後無論進任何一所學校都不會在高雄，又得長期離開家，再說被人知道竟妒嫉自己的孩子，豈不被人笑話。

談到妒嫉，我沒有妻那麼寬宏大量，不過我倒希望妻會有點妒意。

「你又在想念你那位心上人哪？」有時妻和我說話，看眼神凝視半空似乎沒聽見，或見我專心一意在看一封信時，她就故意打趣我，她對我從前的一段戀愛史太清楚了，那還是在和她交往以前——啊，好多年前的事了，今年七月十一日將是我和妻的銀婚紀念日，二十五年的日子不算短，但妻很清楚既使時間再長，我也不會忘記過去初戀的心上人。有時妻就僅僅稱

何時再能相聚，悲傷的心境可以想像得到，而家中除兩弱妹外，還有高齡老父病體已如風中殘燭，全需由妻獨負照拂的重任，她的心情自更淒苦。

途經香港等候轉輪往廣州灣，十二月八日突然太平洋大戰爆發，同月十七日我就被日軍砲彈擊中，腿部重傷，消息傳抵家中，妻的心情比我這孤獨作客異鄉而又身受重傷的人更不是滋味，需要多麼大的勇氣才能忍受這身心交相煎熬的歲月，我則幸而有她叔父一家人照料，並於三十一年六月初送我回到上海家中，經臥床養傷一年多，腿傷才逐漸痊癒，這一段時間妻對我雖仍常顯露笑容，但我深深體會到她正忍受着極大的痛苦。

抗日聖戰終於勝利結束，岳父及妻之長兄均相繼抵達上海，全家團聚，樂也融融。我當初因不肯在偽組織下工作，放棄了土木工程本行數年，此時乃不避嫌，托妻心目中的「她」設法，得到臺灣來工作，這是第二次與妻別離。三十四年十二月八日船抵基隆登岸時，心裏有異樣的感觸，回憶四年前的這天被困在香港，今天懷着復仇者的心情踏上了自日本帝國主義手中光復的臺灣土地。妻則於翌年三月間才來臺團聚，「她」與妻同船來臺，比鄰而居，大家相處極融洽，那也是一段歡樂時光，只是為時甚暫，不及一年「她」就隨她外子又離開我們了。

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臺北突然發生暴動事件，不數日虎尾也受到影響，由於該地有一處空軍初級訓

為「她」，不過現在不同於從前，現在祇把她當做一位聖潔女神般的崇敬愛慕，妻也瞭解我是在那位置上人被別人奪去後，才由於近鄰的關係和她開始交往，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就論嫁娶。我和妻兩家從前住在北平時就已認識，那時大家年紀都小，後來我們家搬到上海，她們家則搬去南京，抗日戰事爆發後，她父兄均隨政府遷往重慶，她隨母親及其餘的人逃難到上海，住在我家近鄰，二十八年冬我情場失意後，在鄰居一葡萄牙人家遊玩，乃有機會與她重逢。

「你又在想念她吧？」既使在婚後沒多少日子，妻就常以這句逗我，可是她似乎並沒有太多妒意。

「妳既然知我心裏有她，為什麼還肯嫁我？」我不肯示弱，也無須否認，乃半真半假的回逗她，當然心裏也有些內疚。

「媽媽要我嫁，我才不稀罕你呢！」她雖如此說，但由她嫵媚的笑容上知道她似乎並不在乎這些，可是我倒寧願她妒嫉心重些，期有一種力量轉移我全部的愛給她。

三十年十一月底，當我們的女兒才滿月，我就隻身一人離開溫暖的家決定赴大後方的昆明工作，為了免使妻過份傷心，在家就和她先吻別了，不要她到上海外灘碼頭相送，豈知當船快要開時，妻仍匆匆趕到碼頭相送，那時船即將駛離碼頭，我無法再從船上下來，徒然使兩人流不少傷心淚，那次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離家遠行，在那種戰亂的日子，誰也無法預測

練基地，情勢很快就惡化起來，三月三日各交通要道都已被暴動份子封閉，而妻適於是晚忽感腹痛即將臨盆，因無法出外請醫生或助產士為妻接生，焦急萬狀，幸虎尾糖廠一位臺灣籍同事極為同情，暗中設法找來一位舊式收生婆，育臺即於當夜在恐怖氣氛中出世，翌晨我們糖廠全體外省籍同事及眷屬接到通知集中住到大禮堂去，名為保護我等生命安全，妻因生產不能行動，獲准獨自帶嬰兒留在家中，幸一位熱心的臺籍女傭仍肯來家照拂妻及嬰兒的一切，當晚暴徒圍攻飛機場，流彈各處亂飛，我則身在大禮堂，心中懸念着妻，不知她如何渡過這孤獨而又恐怖的時間，翌日經多次商洽方獲准回家陪伴妻，惟臺籍同事說明暴徒情形複雜，留在家中他們無法保證安全，返抵家中始知女傭極熱心，已將全部場場米矗立在前面一排門窗前以防流彈穿入，並終夜陪伴着妻，未曾離開一步，幸不數日「二二八事件」在政府武力鎮壓下終告結束。

妻是岳父母的唯一掌珠，從小嬌生慣養，沒料到和我結婚後却嚐盡了各種苦楚，到臺灣這許多年，雖生活安定，家中除煮飯洗衣及酒掃係督促傭人去做外，一切瑣事妻都親自操勞，家中整理得清新雅潔井然有序，閒下來時還用縫衣機縫製孩子的衣服或為全家大小編織毛線衣，看到過妻所編織的毛線衣，親友們都誇獎她手藝高，認為比市上買得到的機織品更細緻漂亮，自遷住高雄後，妻甚至親自下廚房了，她雖從

未煮過菜，出人意料之外，她煮的菜却非常可口。

「珊，這麼熱天，還是找個傭人做廚房吧！」看到她帶有倦容的臉上香汗如雨，一股不忍襲進心扉。

「辛苦一點倒沒關係，只要你們肯多吃點菜我就心滿意足了。」這是真心話，妻對我和孩子的健康時刻關心，看我們吃得少，總擔心營養不夠，而焦急異常，說實在的，我的食慾一向不振，尤其在漫長的夏季裏，所以每晨上班前妻照例要叮着我問：「今天想吃什麼菜？」妻常嫌工人買的菜不好，自己親往菜市場去挑選，回來時菜籃中永遠是水果比菜多，她的意思是：要保持健康應多吃水果，這幾天花樣可多啦，昨天買的鳳梨、香瓜、李子還未吃完，今天倒又買回來西瓜、荔枝、桃子、芒果，還有葡萄等。

「我已吃過了，你自己也去吃點，多吃水果不會發胖，相反的會使身材苗條」，妻買麪包回來後，我反勸她，她每天吃的東西很少，好東西總都讓給我們吃，辯論起來她也有很大道理——她自認為她身體一向很好，還有怕胖，結果常常弄得她自己營養不良，她不懂得家人慈愛，待親友也極慷慨，惟獨待己甚苛，在我心目中世上不容易找到比她更賢慧的了。

由於妻從小家庭環境好，又是家中唯一的女孩，父母愛護倍至，當然養成了她很強的個性，遇到她特別關心的事，而我執不同意見時，她就顯出不高興，每次必是我最後讓步，起碼也要口頭讓步，甚至賠不

，「你瞧我穿着好不好看？你看嘛！配不配我的臉。」

「什麼衣服穿在你身上都是漂亮的。」我的讚美換來她的一拳，痛在身上，甜在心裏。

還記得今年三月間我有個機會預定去日本考察三個月，偶然想到如在國外有人邀我跳舞，竟拒絕她說我不會豈不顯得失禮，乃於去年底和妻商量同去跳舞，她不願學，倪學長致平夫婦却答應同去，可是後來倪學長聽我說教我的那位老師舞藝並不好，他們終於沒有去，後來我去日本的計劃取消，學舞的計劃也半途而廢，有時在家打開唱機播放一段華爾滋或探戈舞曲，想和妻跳舞消遣時，她的反應是：「我不會，你一個人跳吧！」或是：「育臺在念書哪！」意思是要我停掉音樂以免擾亂了孩子念書。

「已經十點多啦！你先去睡吧！」妻總擔心我睡眠不足，影響身體，晚上常催我早睡，育臺晚上讀書總要過十一點甚至午夜，妻一定要陪着孩子。

「下月九、十日我將親送育臺去臺南參加大專聯考，十一日將可以輕鬆的回來慶祝我和妻的結婚紀念日，女兒小燕已成家立業，並已添了一個活潑可愛的孫子，現和她夫婿住在新竹，天保佑育臺能考取一個理想的大學，我和妻對下一代的責任也可以告一段落，以後生活該不會再這麼緊張了，還有——我也不必再妒嫉孩子了。」我躺在床上，默默的回憶着過去的歲月，朦朧中一片模糊。

是，她就笑了，所以有人說我有資格擔任P.T.T的會長，我想那也不傷大雅。

記得某晚飯後與妻上街散步，感覺有點累時邀妻同走進金馬車咖啡廳休息，雖在炎夏，裏面清涼宜人，除了使人陶醉的悅耳音樂外，偶然還有啾啾蜜語聲，回頭張望一下，可看到成雙作對的情侶依偎在角落的座位裏，我們也覺得又年輕了。

「怎麼今晚你竟有興緻陪我到咖啡館來坐？」我沒有回答她，只給了她一個會心的微笑。

「你真壞！怎不早告訴我？」她恍然大悟這晚又是我倆的紀念日，坐在那裏兩個多鐘點雖然很少講話，心裏不停的回憶起許多往事，不時交換一下會心的目光，話已是多餘的。

「真小氣，每次你都送我一件漂亮的禮物，今天只請我喝杯咖啡就算啦？」在散步回家的路上，妻既高興又微感失望的問我。

「上次送妳那個金色粉盒時，你雖說它很漂亮，可是又心痛價錢太貴，所以今天我想儉省點好」。我如此說，她雖失望也莫奈何。

晚上臨睡時，妻手觸到枕下一個小紙包，很快就把它抽出來，打開粉紅色紙包，一件漂亮的衣料呈現在她眼前。

「你好壞！什麼時候買的？我怎一點都不知道？」妻一面嚷一面興奮的跳下床，就把衣料披在身上比

(上慢32頁)

梁教授說：新訂定的課程與舊有的課程最大的分野，在於除去了崇拜偶像，靠記憶去背誦生物學上的原則，而以啟發性，教學生如何研究取代之，也就是注重活的，能引導學生去融會貫通，並激起研究的興趣，發明的野心。

「新修訂的生物課程，學起來與舊課程一樣的容易」，這一項觀念是梁教授認為每位中學生應該認識，他說新課程學起來絕對不困難，它仍然可利用學校原有的一切實驗儀器，實驗給學生看，讓學生們對於課程內容，更為清楚、明瞭。

有許多人或許會認為中學之自然科學課本修改後，他日實施起來將會困難重重，譬如說學校之儀器設備，師資之問題等等，但梁潤生教授不以爲然，他說如果有過渡時期的話，那也只是極短的時間而已，只要這段期間過去，一切將會極其順利。

他告訴記者說：一般執教於中等學校的自然科學老師，只要他們不怠惰，肯花些時間研究新課程內容，很快便能了解，根本不會有什麼問題發生，而且學校接受新課程所花的時間，也絕不會比舊課程多，說不定還會因新課程之內容着重理解，減少記憶的東西，而更易於融會貫通。

就是學校之儀器設備方面，梁教授認為如果校方經費寬裕，可以購置新的以配合新教材，但萬一學校缺乏經費，不能購置新儀器，那也無傷大雅，根據梁教授的解釋是：新課程的內容，大多可利用原有的儀器作出種種試驗，雖然這種實驗不及新儀器方便，快速，但在克難環境下是可以將就的。